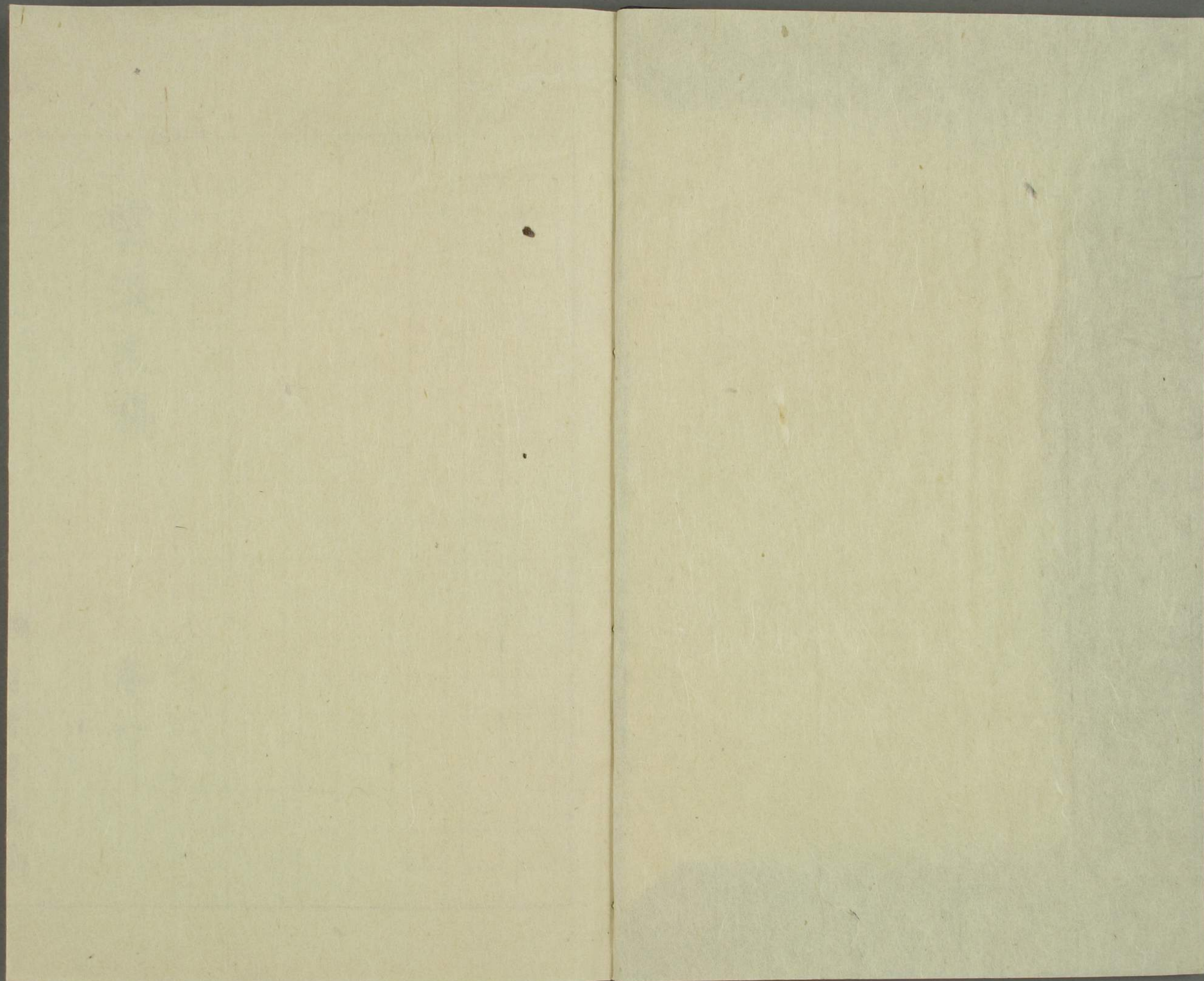




雷溪文稿
卷一

特別
~ 16
3369
4







雷溪文稿

卷一



雷溪文稿

目次

竹園記

酒杯記

竹中翁鑄像記

遊晃山記

登那須岳記

焯溪仁木先生墓碑銘

磐城

西

弋

著

阿波

高

於菟三輯

滄浪先生墓碣

駿馬天津招魂碑

四倉開渠記念碑

小針翁頌德碑

草莽志士河野廣胖墓表代

關口君墓表

櫻井君墓碑

齊藤先生碑銘

岩瀨郡立病院沿革碑記

陸軍步兵中佐石川君墓碑記

竹園記

西氏有園、廣可四畝、以其有竹、里人呼曰竹園、實先子之所自闢而遊息也、先子以明治辛未、去中村城下、移家于幾世橋村、村北高阜有舊君建德公菟裘之墟、乃闢其一角卜居焉、居之南百武、為阜之前腹、竹樹與灌莽雜生、翳蒼葑離、殆不可入、至癸未之春、先闢其半腹之坪、里人傳曰一老僧結茅生禪之處、土石蒼潤而多菖蒲、試鑿其傍、有泉恣然而出、清冽可掬、先子大喜、親執斧鎌、率余及門生數人、從事墾闢、

2
隣人來助、遂闢及阜上、伐惡木、剷穢草二日、
綠竹不植而在焉、森而邃、廓其有容、乃闢徑、
移石又三日、工竣、即竹園也、園不唯有竹、
瞻眺頗豁、數里之外、山容野色、可坐而攬矣、
園成、先子日遊息焉、家人亦從焉、而山僧
之敲句、村翁之說桑麻、子弟之請業者、亦時
而至焉、若夫仲春之候、鄉鄰少長、携壺來曰、
禾苗茁矣、蠶兒出矣、吾輩將不得休、請尋
竹園半日之歡、酣飲歌呼、婆娑而舞、僉曰、
樂哉、先子欣然、盡歡而罷、嗚呼、先子遊息

3
于此、十有七年矣、嘗曰、竹園之樂、其或不
免於陋、然烏知斯陋之不易復得乎、今先子之
捐館、曾幾日耳、遊履無痕、青苔日厚、鄉隣
之至者、亦徒嘆息而已、余豈無愴然而悲焉者
哉、頃聞鄉之人胥謀、將築一書堂于園中、安
先子之水土、復偕來而遊、蓋有未能忘於夫陋
者也、果然、余豈無欣然而喜焉者哉、夫余之
悲者、悲不易復得也、則固不可無記矣、余之
喜者、喜得於不易復得也、則愈不可無記矣、
復何其樂之陋之間耶、然先子之樂于此、想別

有所以樂者存矣、故能樂也、曷謂村酒野飯、
踞頑石、蔭疎竹、而後樂乎哉、其陋云者、亦
其真陋耶、其真不陋也、蓋優哉遊哉、又可以
卒歲矣、乃援筆記之、又從而歌曰、竹之中、
多清風、竹之間、見青山、昔吾先子、實憩于
此、樂兮不可言、人兮不可諼、誰其遺愛、維
我弟妹、誰其舊好、維我父老、嗟吾與而、復
偕歌乎斯、彼山此竹、猶然如先子之時、

左善孝曰、氣蒼莽而字賾、意深厚而言樸、
如讀歸震川記先世篇孝思奇文敬佩無已、

酒杯記

表第太田弼、落地而善飲、家又藏一名杯、蓋
其祖越後君遺物云、越後君名忠治、勇健能用
槍、高祖盛春、會津城主、葦名盛高次子、食太
田邑、子孫因氏焉、至越後君時、葦名氏漸微
、權奸用事、忠良遜竄、越後君乃就相馬彈正
大弼、盛胤、屬麾下、性好酒、其釐以朱杯為前立
之、釐凡陣中會飲、行軍饜渴、必用之、弼家所
傳即此物、天正四年七月、伊達輝宗舉國來侵
、彈正大弼、與其子長門守、義胤、邀擊伊具、
名郡冥

護山、大破之、是役也、越後君戴朱杯盞、奮
 螺鈿長槍、飛鏢馳突、有一將、自呼曰杉目將
 監、舞槍反鬪、鋒掠朱杯盞、戛然而我槍既貫
 將監之脰矣、越後君謂好男兒、名不忍沒也、
 取佩刀而還、時我軍獻馘七百餘級、兩公置酒
 勞之、越後君取杯於盞上而受賜、杯脣玷缺七
 分許、乃知為將監所破也、君莞爾、指肚塞之
 引滿、今茲予過弼家、請而觀之、杯深一寸
 徑四寸餘、中描金蓮、槍痕則在其左邊、弼
 曰、徒觀毋為也、蓋徵吾祖一飲焉、予曰、固

藻洲曰有
 此一追筆文
 便不凡、蓋
 獲法于腐史

所願也、杯得酒、色倍殷、因又請觀將監刀、
 刀無文、鑑工云、菊一文字也、安政中福井候
 研工安達貞十
 郎以鑑識鳴于三部相曰、非菊一文字則近景也、已
 而研曰菊一文字也、明治中刀劍會借覽七日、照其
 還之、而冥護山戰後二百九十二年、歲之戊辰、相
 馬氏復與伊達氏戰、弼之考弘中君、佩之將一
 隊、進擊駒峯、遭一甲士、舉刀斫之、鐵鏹為
 斷、首併左肩而墮、其利可知也、弼按而示、
 長二尺六寸有奇、三ノレヤキ縵理燦爛、精芒與朱杯相射
 嗚呼、予往年過伊具亘理間、願望當時之戰跡、
 徒見山青水冷、樵牧行焉、野禽飛焉耳、獨

此杯之與此刀、恩怨一空、均為子孫所襲護、
 般然之色、凜然之光、今猶使其祖考之英姿雄
 風、躍如於人之心目、可不重乎哉、予傲越後
 君、指肚塞杯缺、引滿連釀、頃刻而瓶子倒者
 三、弼曰、徒飲毋為也、蓋傲吾祖奮槍而奮筆、
 予曰可、作酒杯記、
 牧野藻洲曰、一讀之下、古豪傑風姿躍如、
 蓋文氣酒氣相資相用獲此快篇也、
 松平天行曰、文氣古勁、有左史之遺、與近
 人嘗取蘇楷相若、自異其撰、一讀吁快、學

大白凡三、
 佐倉達山曰、健筆寫盡豪快之氣、躍然逼人
 拜讀後、僕亦引滿醉倒矣、

竹中翁鑄像記

邦俗古來、以屠者為至賤、以獸肉為至穢、拘
忌殊甚、至維新後、歐化車漸、百弊革面、而
獨此習猶牢乎不可拔、當是時、竹中翁久治、
慨然自奮、解牛剖豚、以鬻其肉、銷路極狹、
虧折荐臻、翁不以為意、多方使世人知肉食之
美、而尤有滋養之効、久之、陋習寔變、需者
日多、屠宰之業、割烹之肆、亦隨而競興、卒
以致今日之盛焉、明治某年、我屠獸株式會社
之形竭蹶、殆將不支、翁又奮為常務取締役、

捐巨資、扶頽覆、經營百端、遂克恢復之、事
業旋興旺、翁今超古稀、而志氣不少衰、猶能
昭勉焉、嗚呼翁之於斯業、率先開創之功、已
卓偉矣、扶持擴充之勞亦至矣、無所表彰其可
乎哉、然事固非本會社之所可私、乃廣與有關
係於斯業者胥謀、皆欣然贊成、遂鑄造此像、
畧記事由、以垂不朽云爾、

遊晃山記

夜發東台車站、天明則抵晃山矣、殮而登焉、
余遊晃既三、皆於春夏、今茲乙卯以季秋來、
嚮之青綠畫中人、於是乎、從錦繡步障而行、
回馬阪而上、山漸瘦、水漸淺、淺者加悍、瘦
者加峻、千巖稜峭、萬壑豹鳴、既而抵劍峯之
脚、取捷徑直上、霜林夾徑而菁森、每驚禽之
起、脆葉觸翎輒墜、淅瀝為聲、是日山中多雲
氣、亦曾遊所未見、峰頂踞石、少歇觀之、恍
惚變幻之奇、蓋發於無心之機而然、然難言之

天行曰他
人所未敘到

妙趣、實在有情之態也、比到革嚴瀑、雲消而
風起、其颯々震聲、簸墜葉而來也、驚黃與飛
沫、盪擊湍亂、輪旋而橫逸、滾然濺人、不可
久留也、再登、旋穿平林三百步、林盡而南湖
開焉、山風其淒、寒波洶湧、不浮一隻舟、但
見遙渚杳水間、翔禽如飛蝗、問之山中人、蓋
花鷄云、此湖拔海、既四千六百尺矣、而其於
晃山猶為其臍、山頂則鑑湖而斬立、呼曰黑髮
、昨有雪、髮已斑白、余之來、携一瓢酒、憩
輒酌、至于此、不可復冷飲、投湖上之壩、煖

以取醺、壩婦進烹魚、湖中產所、蒼背赤腹、
長五六寸、石斑魚是也、婦曰、今年秋季、山
中多雨、木葉不能飽霜而老、是所以黃多紅少
、豈不可憾邪、余既視以為錦繡、且得於秋山
之情者多矣、又何憾也、下山而上歸車、暮色
方蒼然、

松至天行曰、溪筆一掃、反見其妙、文亦得
於秋山之情者多矣、

登那須岳記

下毛之勝、晃山以清秀著、塩溪以幽婉鳴、唯
 至那須岳世罕稱之、遊屐亦隨寥々、蓋其為山
 稗史所謂九尾狐之窟宅、童冢空谷、伏猛火
 噴毒煙、以巖岼、故人徒見其可畏、而不見可
 悅耳、然是亦大塊文章之一異彩矣、訪下毛之
 勝、而遺那須、其可也邪、余以大正八年季秋
 登焉、與開成中學諸生俱、初夜發東台車站、
 至黑磯驛而下、時方過子牌、是為十月念三日
 野風獵々、曉寒如水、不覺即發、冥行北進

一里而聞鷄、二里而見太白、三里而天明矣、
 所歷之林邨里墟、已落脚下、那須岳元在頭
 上、其主峯曰茶碓チヂ、昨夜有微雪、先迎朝曦而
 皜耀、誌生歡呼、復進里許、浴館旌亭夾路者
 數十戶、曰湯本、以那須九湯之宗也、投小松
 氏傳餐、輕裝復登、過草表者二、得古祠於黃
 葉林中、扁曰溫泉神社、昔者那須與一射斷扇
 韋於海上百步外、以驚三軍者、此神冥護所致
 云、過祠背二百步、入一窮谷、名覺異臭如蒜
 崖下大石之臥者六七、欄焉圍之、榜焉禁入

西雷瀛藏書

所謂殺生石是也、傳云、九尾狐妖精所化、
 生物觸者皆死、昔人相戒、罔敢或近焉、導者
 曰、前數旬有二客、踰欄而入、立斃、蓋客能
 知狐妖之妄、隨又疑於石毒、卒以取禍耳、似
 知之愚也、不及純愚遠矣、出谷復登、樹漸矮
 路漸峻、下顧則那須原十有三里、縮於寸眸
 中、如垤者其丘、如薺者其樹、聞建久中源右
 大將之末獵、獲熊之一丈、狐之五尺、鹿之八
 尺者、廉角九枝、今尚存于溫泉神庫云、當時
 關左控弦之士、躍跋雲從、獵卒亦十萬、北觀

西雷瀛藏書

其如何也、頃之、至大丸溫泉、浴館唯一、負
崖臨澗、澗之泉即湯、堰以代槽、委流淙然噴
石、驚煙掠檐而飛舞、此地距湯本一里二町、
高亦四千尺、仰岳頂、已不甚遠、皆以為一蹶
可至、近則懸崖千仞、雖猿猴不能攀也、路乃
迂回、緣左腋縈紆而上、峭壁翳日、宿雪在岵
側、又有危峯而特起、呼曰三槍、黎膚頽頽、
突怒睨茶磴、茶磴則藍面鬼色而艷、各張脚相
迫、距僅一矢地、矚然為深壑、壑上則我所緣
之麓、其左右、古之林叢、為山火所焚蕩者、

天行曰有是
哉山之盧祀

猶望無寸綠、徒見殘楸露柢、如枯骨、如折戟
而已、此間涓泉不流、一鳥不啼、闐寂滄涼、
黯而慘悴、如此可半里、三槍之陰、乍有聲、
砢礧撼山、輓轆遠逝、導者变色、指峯頂之雲
曰、雷來、余曰、彼雲不密、不當有此雷、安
知非頂上巨石墜落赴壑之響邪、眾皆以為然、
顧望茶磴、屋大之石、岌乎臨我頭者千百、眾
脚頓忙、既而前途洞開、始見青天、先行諸生
數十人、長僅尺餘、雁行魚貫、蠢爾右旋、知
山腋之方盡、路轉其背也、至則諸生已從背而

藻洲曰蒙
莊口吻

乘肩、憩以待焉、肩稍夷、硫塊成阜者數處、
長各十餘丈、點、與青崖楮峯相射、蓋山丁
先採集硫黃于此、然後用橈搬下、嚮所經之路
橫木為磴、所以使橈滑走也、案延喜式、下
先貢品有硫黃、開採之久、可知矣、去肩而攀、
頂、溫氣透鞋、腥臭衝鼻、火院之觀始焉、其
孔口竇、如井、如臼、如甌、豺嗥虎嘯者五十
有餘、至如簫如管、如酒壺之口、如藥罐之甬
、 蝮吟蚤鳴者、可以百筭也、山丁度地勢之便
、 就孔之大者、甃石以圍之、高丈許、施側孔

天行曰善
城難狀

藻洲曰爛
熱文選乃
有此筆

天行曰驚
神動魄

而塞頂口、硫氣乃橫出、煙上液下、液之熱如
沸湯、色如鮮血、稍凍為紅瑪瑙狀、全失熱成
硫黃堆、盤礴蔽地、如此者、小大相率、高下
相望、其噴煙玄白、膠轉、蓬煇以騰、破礮以墮
、 然後張皇瀰漫、旖旎容曳、與山雲齊飛、導
者曰、天之將風雨、騰煙倍猛、噴灰飛石、弗
可近也、想我脚下方為一大釜竈、烈焰之燃幾
百丈、熱硫之沸幾千頃、而岳則釜上蓋、吾輩
則蓋上之蟻耳、造化之鼓萬物、固不與聖人同
憂、一旦有如沭竈薪、以倍火力、掀翻巨岳、

藻洲曰物
不大天邪

有瞬息、蟻子之命、惡足言哉、導者加警誡者
數、避項而轉於觀、自觀而顛、顛而顛、遂以
傳于頂矣、旁有大院、火口之宗也、徑數十百
弓、邊淺而心陷、亂不見其底、隱隱有聲、若
蟄雷將出者、而震動之威、噴煙之壯、則不如
山頂、蓋亦魯國微於三家、晉室傾於六卿之類
勢然也、岳頂拔海六千二百尺、展望空濶、
八面無礙、凡十有餘州之崇山複嶺、揭螺髻、
暴鯨背者、皆可指點也、還而復過山頂、會風
起、疏煙傾頽、澎湃匝地、過者出沒隱見、掩

鼻疾下、至大丸而午餐、日影則在未矣、初諸
生之登也、皆有悽愴畏懼色、至是喜曰、此行
見平生所未見者、那須岳果不可遺也、歸路訪
北湯、林葉晒錦、溪瀨如雪、蓋山簾泉石之白
眉云、途過一樵家、兩小兒各手野樹枝、食其
實、兄所食者紅、問其名、曰、四箇腰鼓、弟
所食者紫、曰文福茶鐺、晚宿小松氏、明旦向
塩溪、
松平天行曰、山之險恠、文之奇崛、兩兩相
當、斂火院處、陰陰森森、鬼氣襲人、

牧野藻洲曰、筆筆寫來、巧狀山容遊情、使
未遊者、宛在雲煙間、其中形容火院處、尤
見文氣蒼古可愛、

焯溪仁水先生墓碑記

岡山縣美作州、昔有焯溪先生焉、魯連之所謂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者也、自非豪傑士
其孰能之、先生諱蓋、字忠叔、通稱永祐、
焯溪其號、儒而整、以天保元年二月戊寅、
生於津山藩東北條郡下津川、豐田伊女衛君第
四子、母小段氏、出爲東南條郡叔山村人整師
取締役仁水隆助君嗣、弘化三年、就藩整村山
春庵、修漢方、嘉永元年、負笈于江戸、師事
箕作紫川宇田川興齋攻洋方、四年而歸、出嗣

仁木氏、在此際也、其於儒、年十四、執贄藩
 儒稻垣雪洞、此秋雪洞歿、乃從永田半眉、後
 東遊學塾、旁師昌谷精溪、歸鄉、學大村桐陽
 、又遊大阪、在後藤松陰之門二年、當時津山
 雖有藩學、庠序則未、先生慨之、家塾授徒數
 年、閭閻嚮學者、其力也、萬延元年、藩許設
 學舍、乃創叔山齋、聘中備儒暨林李溪、規模
 漸張、藩亦歲給廩米、李溪去後、先生父子、
 以藩命相繼代之、先生每晨、率諸生升堂、共
 誦白鹿洞書院揭示、然後開講、其導子弟、痛

斥虛文、授經則尚躬行、授史則審治亂所由、
 又延劍士授擊刺法、以鼓舞其志氣、是以呶唔
 之琅琅、竹刀之憂憂、朝夕不絕、叔山齋之名
 、聞于遠近、藩偉先生之為人、勸出仕再三、
 先生辭以老親病在堂、且云、報國本無朝野也
 、明治四年、藩主賜其徽章、許世用之、所以
 表彰教育勤勞、蓋榮典也、是歲有廢藩置縣之
 詔、津山為縣、六年、學制又定、先生乃閉叔
 山齋焉、縣命為東南條郡立小學校教師、未數
 旬、縣民不喜新政者、所在蜂起、殺人火家、

叫囂墮突、闔縣大擾、先生曰、使吾鄉有此事、如教師職責何、焦舌曉諭、一鄉因得無事、後數年、唱民權說者復眾、土佐板垣氏先創自由黨、以先生與中島衛等、亦樹美作自由黨以遙應之、時北條縣、既併於岡山縣、岡山西剝一等、來謀糾合縣下三州、請國會開設於政府、先生大贊之、斡旋甚力、遂上書元老院、既而有所謂開拓使拂下之事、又有井上大隈兩外務圖條約改訂、先生糾合同志、一以鳴不公、一以陳不利、上書請輟之、既而國會開設之期至

眾謂先生勤勞日久、擬眾議院議員候補、先生曰、吾老矣、推加藤平四郎、立石歧、退讓不就、後議會荐解散、每有選舉、眾輒推先生愈切、而先生竟弗肯、先是自由黨三分、為大同團結、關東自由黨愛國公黨、鼎立鬩牆日甚、尚吏權者、竊以為幸、先生憂之、與加藤立石兩氏東上、百方調停、始歸一矣、間一歲、黨中復有脫退、別成一派者、使其復黨、亦先生之調停與有力焉、若夫解民間之紛、為陰陽鐵道联接議、議之起、所在議者、各圖使其出

于己地、紛爭不讓。先生間關數州、秉公勸諭、爭者纔始帖服、今也、鐵路之成、將在近、繫亦誰勞邪、先生之為縣會議員、嘗提出開修吉井川議、議論剴切、計畫亦熟、但以經費不給、議遂罷焉、然舟行之險、暴漲之患、歲加劇、修河之議、豈其可終息耶、北條縣之併於岡山縣也、以其二千五百二處陂池、編入官有地、蓋同視兩備陂池而然、然其為民有、由來舊矣、州人請復舊者數縣、固執弗聽、州人推四委員、直懇內務省、陳辨精覈、省令縣改之

縣吏尚依違、閱十四年、始可、委員苦慮何如也、而先生其一人也、是亦所謂排患釋難者不可沒也、先生以明治三十五年九月念四日病歿也、春秋七十有三、葬于鄉王山先塋、先配隆助君長女、先逝、繼配亦其同族女名佳津、生三男二女、長清嗣家、先生為人樸實溫厚、而當處事則敢為、不復顧毀譽、蓋至性所發、心腸熱沸而然、然又有所篤信乎其學者也、故慮則中焉、遺績垂世、惠澤流鄉、鄉之人、不能諼、所以樹斯碑也、頃來索余文、余為敘其

概係銘曰、

於戲先生、真儒上鑿、超然名利、孳孳如斯、
蒞爵鄉王、一片之碑、松蔭柏護、俾人永思、

滄浪先生墓碣

方今鑿術、靡然嚮泰西、漢家之方漸廢、雖有
名手、世不復重之、遺老日凋謝、存者無幾、
當是時、我滄浪西尾先生亦逝矣、先生諱清則
、字子纓、稱良伯、滄浪其號、又號檉軒、中
村藩士半谷君、諱嘉隆之第三子、母大內氏、
以天保八年正月十六日、生于陸奥標葉郡野上
村、自幼冒舊姓西尾氏、嘉永四年八月、入藩
侍鑿草野玄秀之門、始攻刀圭、修整藉於鑿學
所、講經史於育英館、安政元年五月、遊江戶

師事府中藩侍鑿手塚良元、五年、又學痘科於池田蘭庭、池田氏當時、以明戴曼公遺法鳴于世者、數世其秘本、今傳先生之家、亦希世之珍也、先生受其訣、益精研、一診知患者之順險逆、順不死、逆不生、險在生死間之謂、後種痘漸行、痘患不復至、如昔日之劇、先生笑曰、余技不大售、世之幸也、萬延元年八月、先生始開業于小石川、曰三折堂、文久元年、以技仕府中候、候寵以藥籠、疑拙用圓莖、其家章也、三年、田安候亦聘為表鑿師、至維

新之際、先生相尋致仕、專在三折堂執匙焉、既而名聲大揚、請治者相踵、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病歿、年六十有八、葬于小石川宗慶寺塋域、法諡滄浪院清譽子纓良伯居士、先生歿之前數日、予偶訪、先生置酒、笑曰、吾亦將有用法諡也、欲取諸名字、請君為吾記之、至是卒用焉、先生待病者尤篤、其貧而不能償藥價者、皆舍而不問、蓋如此者數千人、官褒賞焉、其為人精勤輕健、有告病勢陷危者、雖深夜風雨中、促裝必往、雖治療之暇、培樹種

38
蔬、灌園掃庭未嘗逸居、故同業亦僉敬之、有事輒請而管理、不特於漢鑿間然、東京開業鑿集會之起、東京鑿會之成、並幹事、終以東京鑿會小石川支部長歿、配手塚氏、名淑、良元翁二女、生六子、長昌伯、修鑿學於米之爵基叨大學、承後、不墜家聲、次直身、出嗣叔本氏、次三子、皆大、次於菟四郎、善英文、今茲小祥、將碣於墓、予與先生同鄉而辱知、既議論矣、又宜銘也、銘曰、
鑿訣是意、鑿術是仁、誰能得之、滄浪其人、

39
奕奕神姿、皓皓鬚眉、今也則亡、俾吾長噫、

駿馬天津招魂碑

明治四十年四月

天津者、陸軍步兵大佐原田君之愛馬也、初清
 國拳匪之亂、列國出師、大佐奉我命在行、亂
 平、仍駐天津、兩歲、獲駿馬二焉、一騮、一
 白馬、騮最駿、命以其地名、即此乘也、時齡
 甫六、大佐東歸、為第二十四聯隊長、在福岡
 、愛飼具至、亡何、露國渝盟、六師北征、第
 十二師團先發、大佐以福岡兵屬之、二駿從焉
 、二月十九日、入韓都三月一日復發、韓之為
 地、道路險惡、他邦所不見、大軍過北百有餘

里、祁寒栗烈、朔風怒號、甚兩密雪、日夕交
 交至、時白馬天白有病、天津獨服勞、瘡痛四
 十八日、始達鴨綠江左岸、次于松川、戰期逼
 矣、偶顛踏挫腰骨、傷甚、翌日遂死、臨死大
 佐呼曰、爾不能復起乎、天津瞿然、矯首視大
 佐、若永訣者、溘焉逝矣、大佐傷悼、瘞諸舍
 主宅外松林中、實四月十八日也、後旬餘、我
 軍大破于江上、是役也、大佐為右翼先鋒、四
 戰蛤蟆塘、斷敵之退路、我軍因大獲、而天津
 卒與焉、天津本北米產、屬安克羅阿刺伯種、

高四尺九寸有奇、毛光玉潤、四駿漆黑、方其
 騰驤於軍門、猛氣不可當云、大佐凱旋、懷其
 勞、惜其死不已、乃將招其魂、建碑于伊豆修
 善寺、以勒其事、請予文、夫天津之勞至矣、
 天津之死可惜也、雖然吾聞蛤蟆塘戰、我追擊
 方急、露馬之與奔卒蹈藉者、每砲丸震爆、身
 首齧粉、血肉與塵土齊飛、敗者之馬、其死尤
 慘、天津則不獨免於此、得有情之主而不朽其
 名、亦可謂馬之至幸至榮者矣、雖勞死乎將何
 恨、予既為之文、推大佐之意、系以招魂之歌

西
雷
溪
藏
書

曰、
彼土荒涼、今雨雪其妻、甬之魂、今悵獨迷、律岸
天城、今白雲旦起、嗟斯雲、今可迎甬、穿海霧之
濛濛、今度天風之膠膠、揚蹄翹尾、今飄忽到于豆
、豆之野、今我所歸休、泉甘而草軟、今、魂也
可以長留、

桂湖村曰、歌辭古雅可弦、

四倉開渠記念碑

四倉之為地、負層巒、臨大瀛、漁業之殷、冠
乎闔州、而其野衍、其土鬆、肥料又饒、故為
治於耕耨者、亦頗多、但地乏於水、土壤易燥
、其甚者為鬼越下、旬日之旱、菜田揚塵、水
田龜拊、豐歉一變、有稼而無穡者、往往有之
、蓋民之以為患也久矣、而末如之何也、逮至
明治二十年一月、始有大開水利之議、田主佃
戶咸與焉、先是、慶安中、岩城侯邸渠于小川
村、引夏井川、以溉其郊、甬來諸聚落賴其利

者、立約聯合、號曰小川江組合、渠之委、距
 鬼越下、不甚遠也、至是、衆多謂請聯合以開
 渠之為最便、議乃決、選出委員四名、請之郡
 衙、郡衙問於組合會、以水量不足分給、再
 請、復弗聽、郡衙不能強也、於是、衆大失望
 、以為事竟不就、異議喧騰、委員曰、諸君安
 之、吾輩必獲所願而後已、往見郡長、訪組合
 會議員、辯論尤力、婉求兼至、如是者數矣、
 組合會乃曰、試給水二歲、無害於我田則聽之
 、衆懼、相率鑿新渠、導水半里許、沛然其至、

47
 灌溉所及、凡四十有六町、畎澮均肥、畦疇
 添膏、驕魃無復可以逞焉、既而期滿、彼田亦
 竟不見害、郡衙乃報曰、可、衆大喜、蓋自從
 開渠議起、至是六閱歲、我願始酬、積年之患
 卒除矣、實明治二十五年三月也、頃衆相語曰
 、開渠之工雖微、至於開渠、若斯之難也、且
 其於吾鄉、事則重大、利則久遠、而能成之者
 、委員之勞也、俾兒孫無所稽焉、其可乎哉、
 遂來乞予文、將以刻於石、予美其舉、欣諾、
 問曰委員為誰、曰、門馬君安次郎、栗原君親

行。橫田君多之助、菅波君喜太郎是也、石既
礪矣、文亦成矣、後之食於斯土者、庶幾終不
可緩焉、大正二年五月日、男爵後藤新平篆額
、西戎撰、

小針翁頌德碑

是歲十月磐城矢吹町中畑新田人、將頌小針翁
之德而勒石、請予文、匪誇匪謏、奚弗喜而記
、翁名鎮平、其先世屬結城氏、準同族、結城
氏之亡、卒隱于中畑、慶長中、有諱重保者、
會津侯蒲生氏鄉、聞其為名族之後、延見為鄉
士、時里中人煙蕭疎、荆榛未闢、君奉侯命、
招氓墾蕪、遂新得田圃七十七町餘、增戶五十
有七、至元和庚申、儼然成一驛市、爾來小針
氏世為其檢斷所、兼庄屋問屋、翁實其十四世

西書院藏書

孫也、翁為人、勤謹端潔、已承箕裘、致力乎
公益、明治六年地租改正令下、民有原野、編
入於官有者四十七町餘、翁為爭之、其據精
、事乃罷焉、廿四年翁為本村及傍近九村、奉
借岩瀨御料地六百餘町、廿九年、翁又為其里
、奉借西白河御料地原野四十五町、其餘矢吹
小學校之經始、矢吹市馬場之開設、矢吹村之
改制、亦皆翁之所提唱參畫、清露兩役之起
、甲辰惡疫之行、翁又奔走於鄉間、存問救濟
、不復遺餘力焉、是以官廳之賞、鄉黨之謝、

前後不知幾回、而竟無得色、翁居恒嘆曰、災
青流行、世所不免、吾里可無其備乎、遂稟祖
先創業以來之事由、請以官林一町六段二畝餘
之在里中者、歸民有、三十七年得允准、合隣
接民林、以為共有林、總二町四段一畝、乃售
其所出、買田七段廿二步、合舊共用田、總一
町四段五畝廿二步、去年里人立約、每歲出賃
其收穫、併息蓄積、以充荒饑之備、別栽松杉
于共有林、以備餘之變災、於是、其里永世基
本財產、始就緒焉、翁之行事大較如此、蓋專

在紹述先志、故意誠切而所慮者遠矣、豈忤忤
 然惟名利是徼者之所能為邪、自從明治丙子民
 會開設、三一年于茲、翁無歲不舉於町村會
 議負職、鄉人仰賴之深、亦可以見矣、予推其
 意、頌以詩曰、維昔我里、荒涼瘠土、闢之為
 誰、實是翁祖、翁繼其志、不逸不休、閭閻之
 利、罔收不謀、我有義田、以備凶荒、載獲載
 積、于廩于倉、我有林野、次若草木、可芻可
 菟、可圍可牧、豈無庠序、既經既營、百器畢
 設、爰訓蒙生、自治之本、其寔在斯、王道之
 始、亦祇在茲、遠哉厥慮、湛矣厥思、維此君
 子、吾永不諼、明治三十九年河野廣中題額西
 戎撰、

西
 富
 溪
 藏
 書

草莽志士河野廣胖墓表

代河野廣中

嗚呼慶應戊辰、真羽之抗命也、三春藩亦與焉、
 當時廣中竊謂、吾藩之事、雖出於不得已、名
 分則非矣、社稷之恥、莫大干此焉、不可不匡
 也、謀之先兄、先兄慨然曰、汝之言是也、昔
 者吾宗之在豫、承久弘安之役、元弘建武之亂、
 靡世弗挺身勤王、吾輩之於今日、亦當仗義
 報國矣耳、事若不成、兄弟投命、復何恨、乃
 與糾合同志、外陳藩情於王師、內說大義於當
 路、奔走九旬、微衷始達、一藩安堵如故而已、

西書院藏書

西書院藏書

蓋祿之未去主家、幸遭聖明之鑑、寬仁之典而
然耳、雖然以私言之、助助窘士、欲迴狂瀾於
既倒、遏雷霆於將震、勢也、至難矣、禍也不
可測矣、而一意斷行、竟克成之者、孰謂非先
兄激勵贊助也邪、嗚呼自先兄之逝、三十五年
於茲、臨表下墓、感懷殊深、遂記諸石背、庶
幾俾子姪想其為人兼知家訓之所存焉、先兄諱
廣胖、初梅卯右衛門、以明治八年四月十一日
歿、壽四十五、明治己酉七月季第廣中謹誌、

關口君墓表

於河野廣中

關口君、名字太郎、上野勢多郡人、長次郎君
長子、母某氏、慶應紀元十二月廿五日、生于
干郡之下大島、弱冠游京、修法學、慨然有濟
世之志、歸鄉、為縣會議員、後遂為前橋市選
出象議院議員、時明治三十七年也、明治君與
院僚同往、視察滿韓、以有伐露也、役畢、叙
勳四等、授旭日小綬章、職滿重選、四十四年
七月十一日病歿、年四十有七、葬于其村來迎
寺先塋之次、君孝友而廉正、雅言曰、士居公

職衣食焉取也、持操堅貞、論議鞭直、縣內異
 黨已憚甚、每有選舉之事、與權要富家相接、
 合勢擠排、君處困阨、膽氣倍張、所邀皆披靡、
 然有大度、能容人、其至極急解紛、不復問
 黨之異同、竭心力而已、是以民望愈重、卒于
 其職歸空之日、郡民建法燈帟之云、配松本氏
 名仲、舉四男、長次、次豐三承後、頃家人
 建墓碣、有所謂余、余本與君親善、不辭而題
 之、且表行實之概如此、蓋釋諡曰清廉院明機
 泰通居士、於君為人盡矣、大正三年季秋、老

友、河野廣中撰、西式書、

櫻井君墓碑

櫻井君、名貞一、若城縣西若城郡人、弱冠入
 縣之農學校、業已畢、更入農商務省、農事試
 驗場、修肥料檢查法、出為鹿兒島農事試驗場
 技手、君二歲餘、還前農事試驗場、當是時、
 國家與獨閩^力、海軍往取其加羅林洲、中有一
 島、曰安格馬爾、饒肥料礦、買人西澤聞之、
 裝舶募工、將往開採、求技手可得者、皆憚其
 遠荒辭之、櫻井君獨奮應之曰、此亦帝城豈可
 俾有遺利、吾其敢不往助、便發、臨發、謂僚

友曰、多年所學、今聊可試也、欣然而往、時
 大正四年三月也、既抵島、矻矻不休、其業略
 就緒、而疾作、卒不起矣、實是歲九月十四日
 也、聞者莫不惋惜、君之生、在明治二十二年
 十月、得壽僅二十有七、未成家、同行茶毘之
 遺骨歸其兄虎之助君、虎之助君、傷悼不已、
 空於其御北川根村墓域、四年八月建石于墓側、
 乞予勒其事、予為叙之以其意、系以歌、歌曰、
 天池之水今何其漫漫、彼加羅林今維此間、祝
 融執衡兮傲睨、罔兩嘔兮氣則為珍、汝斯邁兮

何所思、不躄不蹠兮顧我怡怡、解其纜兮揚其
 帆、追彼鵬程兮圖南、嗟已健兮且壯、孰其思
 兮奄屬纏、汝去時兮楊柳方春、我之聞訃兮秋
 聲與、至和迎遺骨兮泣涕滂沱、往以瘞兮山之阿
 墓道其窳兮寂寂、野禽啁啾兮日將夕、曉命則
 命兮奚忘於懷、刻此石兮永留吾哀、

○齋藤先生碑銘

其藻洲曰
提要、提綱

其為其子叙
其為其子叙

大正甲寅九月二日、齋藤先生卒于東京、先生
 一農學士一技師耳、而以其職為重於海內、殆
 二十年、至是聞者無不哀惜、嗟是何以能然耶、
 先生名萬吉、舊二本松藩士、諱直温長子、母
 藤波氏、明治十年、入駒場農學校、畢業、聘
 於福島縣、為農學師範兩校教諭十年、忽嘆曰、
 吾學未也、何暇為人師哉、辭職復入京、刻苦
 學獨逸語、以專攻農業經濟學、居數歲、再仕
 為農科大學助教授、後以技師、遷農商務省農

為技師

達山曰名言不磨

事試駿場以終焉、常曰、欲國基之固、必先使民食無需於外邦、欲民之真愛國、必先使愛其田宅、又曰、欲不失敦厚之祐、必先求源於農村、欲得強健之兵、必先取之於田家子弟、蓋皆先王勸農之意云、若吏勸農之法、又有持說焉、曰凡農事、論不悖高遠、技不悖奇巧、絕繁縟、作淳華、其學究、與土壤相親、吏得與野老為友、而後功績始可舉、耳、為教官凡十六年、常親擔糞桶、秉耒耜、以率生徒、誨之曰、農學非古耕也、有技師亦十六

達山曰何其言之高也

藻洲曰以上敘其所以為重

藻洲曰敘其所以見其惜

年、寒暑一帽、芒屨布襪、帶博飯而充飢、或尤甚陋、先生曰、田夫之師如是已、言語文章亦極易簡、人或嗤以為淺、而施輒見效焉、蓋為人、恬憺聲利、泥塗軒冕、其所自任、其所為樂、一在勸農、故能躬行持說、不惑不倦者如此、造詣亦從而加深、所以為重也、是故官命民請、概無虛月、足跡殆遍海內、嘗如北陸、有為鄉人能竭力者焉、在路訪之曰、薄以私賞君、君其勉哉、遺以五十錢、其人本大富豪、拜謝以為榮、嘗如下總、見一村社朽壞甚

達山曰君之性
行寫得迫真
殆有再會之
想、暗

藻洲曰敘之
非謾碑

直抵村廨、謂長吏曰、祖墳不掃、其民必惰、
村社不修、其俗必薄、子唯以簿書為職責乎、吏
慙謝、乃留若干圓、助募葺而去、所到多此類、
其忠篤真率、不求音而出於天性、故能感孚乎
人者如此、逝而見哀亦良有以也、疾之革、特
旨陞敘從四位、明日遂卒、年五十有三、弔者
蓋七千人、歸葬於鄉之長泉寺、從先塋也、配
近藤氏無子、養妹婿鈴木重助次子亮為嗣、先
生既歿、家無贖財、僚友故舊為集賙授之、亮
因得不廢學、頃受業諸子、又胥謀建碑于寺、

以不朽先生、徵予銘、予亦辱先生之知、又聊
知先生者、喜而銘之曰、
名之不徼、先生之清、德之不諛、弟子之誠、
長泉淨域、爰重斯銘、其石十枚、月白兩青、
大正四年歲在乙卯九月酉式撰并書、
牧野藻洲曰、敘事井然、小大不遺、其人優
然、銘亦可誦、
佐倉達山曰、文情兼到、非深知則不能也、
齋藤君十歲不朽矣、余君之竹馬友、感謝曷
已、

塩田治右衛門、市原又次郎、石井勝右衛門、
 橋本傳右衛門、柳沼大助、柳沼新兵衛、永田
 勝藏、永田佐吉、邀令陳情、請復縣立、令命
 允、本院復興焉、御人大喜、時院尚假舊驛廳
 充之、令命新築、御人爭獻贊起工、明年四月、
 告竣、八年縣命為本部病院、置支院於福島、
 中村、平、三春、若松、以隸之、如此者六歲、
 當是時、院長塩谷退藏在職已久、事績愈舉、
 明治天皇東巡、駐蹕須賀川、遣右大臣岩倉具
 視、內閣顧問木戸孝允臨院、有所嘉尚、實九

年丙子六月也、鄉民感激焉、明年十二月、醫
 學校別開講習科、以為縣內醫士進修之所、中
 濱東一郎為校長、後藤新平為舍長、教課日新、
 卒業於此者百數十人、經講習者亦百餘人、而
 縣會之議漸變、十四年、移鑿學校於福島、明
 年六月、又遂罷院之縣立、於是院長三浦有軒
 與御人謀、為共同私立、以繼其業、而經費幾
 不結、郡長荒賀直哉慨之、詢郡組合會議、從
 十六年五月以後、為郡之公立、本院復興焉、
 三十年始稱岩瀨郡立病院、後十有四年、設支

院於長江、其前後增築本支院者再、今茲丙辰
 又改築本院、規模益張、一歲診療、以所謂延
 數算之、實六萬四十人、所施療亦不下一萬、
 嗚呼、本院之開創、若是其久也、本院之惠澤
 若是其深也、而扶危持顛、竟能致有今日者、
 岩瀨人士之誠也、可謂不負先皇東巡之眷矣、
 今也改築既成、又特記其沿革、而刻石、眾議
 院議員中原翁、即往年之生產方、而猶猶矍鑠
 者、特取徵予文、乞題額於後藤男、蓋本院鑿
 校之於男及予、西人所謂監者也、男子喜而

領之、予其獨可辭邪、乃記其概如此、大正五
 年九月、小此木信六郎撰、

陸軍步兵中佐石川君墓碑記

馬革裹屍、武夫所期、但如尼港守備隊、其死

不足以極我氓、肉也、膾、骨也、薪、裹於革、猶

且弗可得矣、海枯石爛、豈能暝哉、當時守備

隊長、為陸軍步兵中佐石川君、君諱正雅、岩

代信夫郡平野人、夙入士官學校、征露役、以

中尉從第二師團、大小十三戰、蒙創者二、大

正七年進少佐、屬第十四師團、八年四月、補

第二聯隊第三大隊長、五月往代西伯利尼港之

戍、既而東露擾亂、赤軍日驕、豺狼蛇虺、四

窺尼港、尼港之成、無一隻砲、陸兵三百三十、
 水兵四十而已、形勢阨危、飛電告急者數、時、
 已窮冬、雪虐風饕、河海凝閉、踰月竟無虵蝥、
 援、賊偵知之、乃驅檣閘砲、逐我前哨、毀我
 信局、遂進圍市、砲擊二旬餘、知其不可力取、
 也、諄知而入市、後十日、使使急借我戎器、
 曰、不見許則奪耳、嗟乎、君之所以堅忍持重、
 者、其性本在護民、故不敢致死、潔己冀幸援、
 軍之一到、民命之或可活耳、而今也已矣、君
 慨然乃激勵士卒、夜半直所賊牙營、賊帥蒙創、

藻洲日叙事議
 忽抽論文氣
 崢嶸自韓文
 來

又曰噫何等
 悲慘讀不泣
 者悲人也

而走、餘眾將潰、傍賊四十、遽來援、叢銃亂、
 射、我兵殪者相枕、而亦遂不免、實九年一三
 月十二日早曉云、明日領事以下相居男女悉死、
 唯有殘兵百餘、還而據兵舍、裹創奮鬪五晝夜、
 亦殲矣、君死時年四十二、官悼之、陞中佐、
 授功三級、賜旭日小綬章、蓋距君死八旬有三、
 日、援軍始到、焦土枯骨在焉、是歲平野人昏
 議、用村葬之儀、瘞遺骨於先人墓側、君娶渡
 邊氏、有三男三女、皆幼、今茲壬戌、孀孤建
 碑、乞予文、予為敘其概、以有待於國家大慰

鬼雄之日云爾

大正十一年五月

西式撰并書

松平天行曰、遒勁之筆、敘悲壯之事、天地
慘澹、風雲變色、使人一讀髮豎眦裂、結末
一句、作者精神所注、感慨所原、嗚呼我儕
何日得見之、臨評慨然、
牧野藻洲曰、淋漓其筆鬱勃其氣、以叙以弔吾
知其一筆一淚滿紙為濕也、

